



梁谿漫志卷第八

費袞補之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蘇子美奏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
文正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姦人至有一網打盡之
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抹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
在慶曆口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
貽書自辨於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錄于此
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拜冬凜伏惟按部外起
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踈略必已通呈舜欽不曉

世病蹈此禍機雖為知己者羞而內省實無所愧
恐流言奉惑不避縷述自杜丈入相已來羣公日
相攻謗非一端也九月末間嘗與子漸勝之邸中
小飲之翰君暮見過勝之言論之間時有高處二
諫因與之辨折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
事不一二日朝中諠然以謂謗及時政吁可駭也
故臺中奏疏趙佑怒二諫嘗論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誣不下其
削臺中鬱然不快無所洩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
暮預馬時君暮與赴會諸君同出館過邸門於是再削其削亦留中
不出諸臺益忿重以穢瀆之語上聞列章牆進取

必於君知二相膽薄畏事必不敢開口以辨既而

劫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陶翼本憲長所舉中人追

押席客皆翼之請也希望沾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無所不

至設有自誣者則席賓皆遭汗辱矣且進邸神會

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宴臺中謂去端闢不

遠以權貨務較之孰近權務後邸中兩日作會甚盛若謂費用

過當以高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或非時為會聚集

不肖則是可責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

專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為過賣故紙錢舊已奏

聞本院自來支使判署文記前後甚明况都下他

局亦然

不係諸處帳管

比之外郡雜收錢豈有異也

於官

地種物收利之類甚多下至糞土

當時本惡於胥

吏輩率釀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錢外更於其錢

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

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為民與

貪吏撻官物入己者一同

始府中數斷追兩官罰銅二十斤後六日府中

復遣吏來取出身文字殊不曉

閣下觀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

欽雖不足惜為國計者豈不惜法乎

自有他條不用私貸官物

有文記準盜論不至除名判署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輕

審刑者自為重輕不

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典刑

丁度怒京兆不逐之輸也

二相恐

粟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

上有怒意皆不敢承

當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竄銜憤瀝血無

人哀矜名辱身寃為讎者所快輦轂之下尚爾遠

民寃濫孰肯更為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諒張亢

所用官錢鉅萬復有入己惟范公橫身當之皆得

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

矣國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寬典今一旦臺中

蓄私憾結黨繩小過以陷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

傷本朝仁厚之風當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

欽年將四十矣齒搖髮蒼才為大理評事廉祿所

入不足充衣食性復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
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
於世必未至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復更云但以
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
嶒岷於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間無所赴懇
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舉朝無一言以
辨之此可悲也掖垣諸君列章論館中人此自古
未有唯趙叔平不署且有削極言
辨之可重舜欽素為永叔摯愛故粗寫大槩幸觀過
而見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公
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為之言又聯書一

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諫省出矣
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其所作詩行草爛
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酌澆腸俗慮
奔鷄微鵬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
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曆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舍
考其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
間放曠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陳少陽遺文

陳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
為文世所罕見胡蒼梧嘗得其跋蔡君謨茶錄子

惜其流落不傳爲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園爲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葵一篇以進

韓蘄王詞

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

闕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歎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詞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疎淨春來地潤花濃少年乘老與山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其一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如夢爲官寶玉妻男宿業年邁衰殘鬢髮蒼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处

歡只恐癡迷誤了賢世忠上

烈女守節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
洪鴻父曰之女適繁昌焦洧一日遇巨盜於江中
欲逼之女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恩
小曰均奴姓吳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
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爲之賦
二詩云就死由來不自疑玉顏那爲賊鋒低了知
今日投淵婦猶勝當年斷臂妻虜騎駸戰艦驕
春江漫漫濕金翹但將紅袖供歌舞却爲周郎笑

二喬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爲鄭州新鄭縣人年
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
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
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虜始亦不怒但屢扶
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絕於槎下晏元憲
公四世孫女其父孝廣爲鄧州南陽縣尉女小字
師姑年十五從叔孝純官于廣陵建炎三年陷于
虜係以北去每欲侵陵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氣絕
或自經或投于井皆救而獲免其主母愛之撫育
如已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紹

興初爲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欲
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欲逼
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媪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
白無爲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怒
因撞以矛乃沒女時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隱旣賦
詩關子東注亦寫之樂府丁晏二事則朱少章并
奉使歸奏之陳氏事則故老爲予言古今烈女史
官不及知而湮滅無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
之

改德士頌

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
者獨一長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
教忘父母之髮膚儻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
拳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
也又一長老道行甚高或戲之曰戴冠兒穩否荅
曰幸有一片閒田地此意甚微婉直以爲游戲耳
時饒德祿已爲僧因作改德士頌云自知祝髮非
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憐憫復令加
我舊冠巾舊說螟蛉逢螺贏異時蝴蝶夢莊周世
間化物渾如夢夢裏惺惺却自由德士舊嘗稱進

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
被名謾袖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餅盪
釵釧形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着書生帽
老大當簪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
處安

英雄先見

古之英雄智略相當其所以爲勝負者無他正如
弈棋特爭先法爾曹操赤壁敗歸道經華容地多
蘆葦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
遲若使人縱火吾屬無類矣王稽載范睢入秦值

穰侯行郡邑睢匿車中穰侯果謂王稽曰謁君得
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
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
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
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且
穰侯旣疑有人當即索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顧
去而復未則已墮睢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
強弱穰侯范睢之成敗不必求諸他止觀此二事
足矣

樹稼靈佻誤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寧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架者也諺云樹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子將郝雲岑斬默覈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恐微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雲岑遂

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

陸宣公哀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盖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儻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

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藥方傳人

有蓄藥方之驗者可傳諸人得飲食之法者不可
傳諸人非謂自珍口腹之奉也蓋傳人以藥則能
衛生教人飲食則必傷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當
爾而世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祕藏不肯
示人至於烹物命以資七筋一有適口則夸詫廣
坐人人相効所殺不勝計其用心相反如此得無
謬誤乎

聞見後

田橫

邵公濟博著聞見後錄云田橫居萬里海外高祖
必欲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
之暴而不能致蓋四皓振世之豪與高祖同高祖
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
節云公濟之說如此予竊以爲不然方高帝時羣
雄逐鹿惟田橫最得人心至從海島者五百人蹈
死不變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來萬里名
之豈真有意於招賢人哉其意謂同心協力數百
人萃於一國彼豈終帖帖者邪外以禮誘之終以
兵脅之必使之死而後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

皓則高帝視之邈然其於進退初無益於漢之成敗當時逃秦人皆此徒耳漢初無輕重於其間也其後爲太子羽翼適會高帝勢有不可又叔孫通之徒爭之力故子房倡爲上素高此四人之語以遮當世耳目而郤氏獨以道里遠近爲言又謂康節之說如此豈其然邪

程文簡碑誌

聞見後錄又云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箔日窅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爲忠耳后旣上

當作聖
當是大

宸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甚德而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爲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予按潁濱龍川略志載進七廟圖乃程文簡也夫善惡之實公議不能掩所謂史官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然程公墓誌神道碑皆歐陽公所爲凡碑誌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揚善掩惡理亦宜然至於是是非非則天下自有公論歐陽公一世正人而謂受潤筆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稱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過人者能發其端後人類而長之無所不可魏曹沖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曹操欲知其重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校可知矣操大悅而行之 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以紫衣此蓋因曹沖之遺意也

士人祈間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荅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僊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高切
蔡條著書

蔡條姦人助其父爲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間粗親翰墨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言文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談業所載其家佞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爲榮此乃竄南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真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梁谿漫志卷第八

梁谿漫志卷第九

劉高尚事

費袞補之

劉高尚者濱州安定人家世爲農生九歲不茹暈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爲神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間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棣人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後二

日濱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守爲掃却
傳供帳以舍之高尚見之笑去乃即城隅治舍水
傍濱人或持金帛攜家室以就其廬者人往往笑
之旣而虜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於兵者以萬數
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虜人見高尚皆
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
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
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爲名言鏤板以傳竹坡周
少隱旣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曰此佛菩
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區

區爲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塗者十殺
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至
於衽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禍有甚於畏塗者而不
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嗜利之
士食厚祿而取民財雖喪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子
金之產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
在其身而在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
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
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間天下之人不
死於刑而死於兵蓋不知其幾千百萬矣羊頭

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
至唐宇文融皇甫鑄之徒皆用其說以取尊位而
天下自是數蒙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於以棍
與刃行政之弊一至於此豈不痛哉昔人有欲注
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誤不過
殺一人注周易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不然孟子
之闢楊墨子雲之詆申韓退之之斥佛老其憂天
下後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析句背正
失理之學興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榜迭相師授
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寔不可救豈非至人之前知

知其必有斯禍而為是說乎紫芝聞先生之言嘗
私竊以為嗜欲之殺身貨財之殺子孫與夫政事
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殺天
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讀
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僊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
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
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事有專驗於一數

天下事固莫不有數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於
一數者殆不可曉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者

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子容作
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何清
源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
然其人折掌大笑連稱奇絕因曰公凡遇五即有
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
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拜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
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二事不知何故深於
數者必能知之

譚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絕者

予嘗見人言日者閱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
者縱有一二必唱言於人以爲異嘗略計之若生
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
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
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以一大郡計其
戶口之數尚不減數十萬况舉天下之大自王公
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於數者有不能歷
筭則生時同者必不爲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
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
不同也此說似有理予不曉命術姑記之以俟深

於五行者折衷焉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軒驚葛敝衣子子來揖之殊不顧葛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銜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即以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骫骳之文此官人竊爲已有適以爲贄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請誦之即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且雜靳之其

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輒恚得疾幾死葛浮沈閭里間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數倍償償民無以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扣乎即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何從知其數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知之民喜亟歸攜酒餼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爲疏某月某日某人染

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所
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
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
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默
識非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
人至今談其事云

本草誤

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嘗蟹如故至剔其肉
滿貯巨柶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
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

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絙骨萎用蟹補可
使無驚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
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
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跖終殊稱書生自
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爲此詩殆嘗蟹之僻而爲
之辨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
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
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魚苟失所入喉爲
鏌鋇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性本
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邪

張文潛粥記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或者讀之果笑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陽虛侯相趙章病太倉公診其脉曰法五日死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

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之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饑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腸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

著書稱謂

古人文字間於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予猶父者則名之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間有達官著書於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

予見棊言又曰予見過當問之之類此達官於六一東坡既非輩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恐不當名其子也

作字提筆法

陳寺丞显閒樂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學書嘗於閒樂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少陵詩一日元章過閒樂見而驚焉閒樂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陳問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履贊表筆畫端謹

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撫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已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何祕監語

蜀人何道夫祕監耕當言一切世間虛幻留之不住將之不去士大夫惟當做留得住將得去底事耳又云宮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為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禱祈每及於此樂善者鏤版以傳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恩輒先及猶子既歿三子澤皆不及已

而德彥德固聯登淳熙丁未進士第紹熙庚戌德方亦決科識者知其為善之報焉

官戶雜戶

律文有官戶雜戶良人之名今固無此色人讞議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家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也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

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雜戶之揔號非謂別有一色蓋本於此

惟揚澄江

古今稱揚州為惟揚蓋掇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惟徐惟青之類矣又多以江陰為澄江意取謝元暉靜如練之句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環城多山故醉翁亭記首言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環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詞

程子山彭厚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壽此詞以爲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繁乎然觀其間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於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纔點定五十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媿

統羣僊又云爭解繡勒香鞵又云鑿路駐蹕又云肆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熳游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僊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耶恐疑誤後人不可以不辨

薛能詩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攷究其實而相承以爲然者世傳秦宗權始爲薛能吏坐法管背

薛因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繼因募吏白事續云烏靴響幕廳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首捕薛令舉前詩因又續云刃飛三赤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薛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先是軍未變秦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蔡聞能死許州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因以宗權為蔡州刺史然則能死於許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雜說中如此類甚多殆不勝摭擊也

陳子車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後以事怒大將趙思溫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

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
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
釋思溫不殺此二事略同思溫雖本中國人然武
夫安識前言往行盖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

烏江項羽神

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盖項羽也靈響昭著紹
興辛巳虜犯淮南過廟下駐軍入致禱擲玦數十
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廟俄大虺見於神座聳
身張口目光射人虜駭怖而出隨聞大聲發于廟
後若數百人同時喑嗚叱咤者舉軍震恐即移屯

東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于朝詔封神為
靈祐王邦人益嚴奉之

二儒為僧

近世儒者絕意聲利飄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禮
為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游往來襄鄧間始亦
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
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恠而問之僕曰守舍無
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
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

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
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叅諸方
陳了翁關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
隱山川匠掛錫馬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
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略
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
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者
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
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吳元中丞相之弟名
叙字元亦亦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

京勤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爲僧法名正光歷住
萬年國清諸刹晚主衢之烏巨寺一子亦早夭其
婦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婦必躬造飲饌以進
積久不懈後元中丞相夢當家無人其祖母韓夫
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
刹四十年而終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爲的對給興

中馮侍郎

楫

羅侍御

汝楫

在朝或戲爲語云侍郎

侍御楫汝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

同

陳檢詳

正同

俱為二府掾屬徐勣濟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
時以為天生此對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惡山東人士
崔盧李鄭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為首是亦自矜
隴西著姓也然魏證房元齡家皆盛與山東諸族
為昏由是舊望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后
族為第一等於是益尚門閥諛諛之徒不稱人以
官而呼之為郎猶奴之事主蓋當時門地高者以
此名為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為卿天官侍郎鄭

杲謂宋曰中丞柰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當
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楊再思為宰相
而呼張昌宗為六郎安祿山兼三鎮節度使而呼
李林甫為十郎裴坦之子勛至呼其父為十一郎
明皇不以天子為貴而自呼為三郎當時獻五角
六張賦者亦呼其君為三郎流弊可駭如此

梁谿漫志卷第九

梁谿漫志卷第十

費袞補之

陸鴻漸爲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爲所嗜好揜其他長如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特以好茶人止稱其能品泉別茶爾所著書甚多曰君臣辨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厯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然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不傳蓋爲茶經所揜也鞏縣有菴偶人號陸鴻漸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

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鴻漸嘗茶而終遭困辱，嘗好之弊至此，獨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莫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即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益增損其姓，字爲廋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于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遺去，乃

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死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思求爲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即留之，時公巽叅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爲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已而歸南徐，寘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調其急，闕且屬之，曰：無盡

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
范之留一學之上爲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
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
面大哭掛闥徑詣總帷闈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
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
宿天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子遺訪
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
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
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
貨之爲山谷辦後事已而往依一尊宿

忘其師素名

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爲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
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荅者十
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
落托道人即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皆
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
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於卓上漸成小人已而
跳躍于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
笑語而去率以爲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軌
儲侔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
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侔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

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祕藏遁
甲文字在金陵以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
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東野時為諸生
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
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
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
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据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
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
曰汝不識朝廷儀即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
就刑范往觀之懷素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

此朝廷之福爾又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
殺我刑者以刃所其腦不入以鐵椎擊之又不得
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侔等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
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急速湯湯惶駭不測其
由既至白身為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
庫副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為福州兵鈐其人縱
橫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
聲稱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對不能且

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
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
音層字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
此乃史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
屈原皆九勿切史君嘗研究否守輒釋遣之

祠廟之訛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
者鄴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
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輪函流俗之無知亦已甚
矣

伏波崔府君廟

後漢馬文淵路博德皆嘗爲伏波將軍又皆有功
於嶺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東
坡作碑謂兩伏波均當廟食政和中因脩九域圖
志以睢陽雙廟爲例令祀兩神蓋義理當於人心
雖是時正諱東坡議論而亦不能廢也紹興乙卯
董令升舍人葬爲吏部郎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
封爵一等詔從之然不知政和未並建廟以前竟
孰當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
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真君築祠

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正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臨安旌忠廟

紹興初。張楊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于臨安。崇梁橋之東。賜額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將軍名

永能。程閻。使名博古。景崇。儀名思誼。高西州人。世總蕃落邊人。賴以安程。河南人文簡。其諸父也。世業儒。獨程以材武奮。景普州人。其大父訥。有將材。西人畏之。永樂之役。徐德占拔一時名將以行。故三侯皆被選。程首與虜戰。歿高以策不用。知必敗。以弓弦絕脰死。景入說賊被害。舊廟建於延安之虜施縣。有古雍施巨濟所作記云。然今臨安新廟無復此碑。而故老猶能誦其略。三侯旣廟。食西邊每王師與虜戰。屢施陰助。諸將來東南討。方臘亦著靈異。故相與作廟于臨安。廟初成。有匠者醉溺

于庭立死時時有三蛇出沒殿廡或行庭下大者長尺許鱗鬣齒爪悉具通身小方勝如金色其次長八九寸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線身紋盡同惟次者尾稍禿天宇清明變化數百往來游戲於庭卉芭蕉間或緣幡而上近歲乃不復出人或謂爲陝西三龍王蓋三侯以節死其英魂忠魄變幻飛潛無所不可東坡銘張龍公云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信哉今遷廟于豐樂橋之東北故覺苑寺基也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問得失尤應荅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第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昏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沈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

神亦善謔如此哉

蜀僧東明寺題詩

蔡元長南遷道出長沙卒於城南五里東明寺遂
草廩于寺之觀音殿後有蜀僧遊方過之慨然因
題詩于壁曰三十年前鎮益州紫泥丹詔鳳池遊
大鈞播物心難一六印懸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
傳說知幾那得似留侯功名富貴今何在寂寂招
提一土丘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齏糲之句人喜道之
予嘗見梵志數頌詞朴而理到今記于此其一曰
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荅甚
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
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
客又曰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
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衆生頭元元
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曰世無
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
曰勸君休殺命背面彼生眞弊他他弊汝循環作
主人又曰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

心下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
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
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

王虛中

王虛中名曰休龍舒人早爲太學諸生傳注經子
數十萬言然不利於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
條對式但如科舉荅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佛著
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者起敬或自
力或勸人哀金走建安刊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
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晝館於廬

陵某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
累公通守愕然虛中乃着白衫詣佛堂合掌念佛
頃之立化於植木矣傾城縱觀累日不能遏通守
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人曰先生平時照
了諸妄坐卧自如今請先生卧即舉而入棺予舊
見建安陳應行季陸道此後訪南北山雲游諸僧
欲問其歲月并通守姓名漫無知者記其大略如
此

惠曆寺韞藏

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

一匪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為轉藏以資冥福累
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
以自存嫁有日矣正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攜所聚
乏金號泣藏前擲金於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
是不復限數云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
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寔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
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
為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

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
固知之儻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
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
所有酒殺舉飲啖之斯須則偽為受械祈哀之狀
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翌日
果復來廟廷袒裼踣蹙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
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即舉
所祀酒悉飲之以至殺饌無孑遺旋俯躬如受禁
者扣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即仆地
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

繪繕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分隸諸郡五響訖息

作賦贖罪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為丐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為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即口占其辭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緬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即置

不問今人相傳為口實紹興初予妻之祖強公叔童通守徽為臨安錄事參軍時予祖母之弟陳公宗卿侍郎之游為府學教授適學帑被盜邏者夜搜溝中而所盜金在焉府學生黃其姓者立於傍遂錄送府繫之獄生自辨數然蹤跡頗疑似強公與府司戶毛季中謀曰行之則汙辱士類為學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賦故事言於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瑩尚書游之俾詣都廳試以取傷廉為題生倉皇不成文強公潛代為之其一聯云門人竊屨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生之量張

公見之喜即於賦後判云黃某盜金情狀頗著曹
官試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本學聊從五等
薄示諸生遂以付陳公亦陰縱之以此見前輩
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語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笑然盜
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
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樹不能止爲
盜浸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關闌間日則
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

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間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
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
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
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即馳去逮夜尉張燈閉
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
廂官俱繫之須翌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
且家于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明當復至也邏許
之尉得釋即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藜藿方二
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窾入約道人
伺于外旣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盜日即

以百縑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窻
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已不如殺之即拔刃斷
其首隨墜地視之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
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
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高
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
盜也道人終始隨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
術以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
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
僦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

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
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多言士曰此何預
吾事而肯饒舌邪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
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
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
或左或右漸久漸踈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
人果給我即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